

甸子湿地

□小白

世事洞明

越往莫莫格的深处走草色越深，公路两端河湖泊沼连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地汪洋又被水草织连着，像一首诗隆重的序幕，做足了铺垫。鸟鸣不绝于耳，分不清是在树上还是草丛，更说不准是一只鸟叫出好几种声音还是好几种鸟比赛着亮嗓。有一种深褐色的小水鸟，像麻雀，有巴掌大，能叫四五种声音。还有一种叫声特别的鸟，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它的叫声让天地显得更大，我从未见过它。东方白鹤是这里的稀客，要想见到它现在是不可能了，一般它们三四月就走了。

旷野辽远无际，极目远眺，视线尽头被断断续续的树林隔断，但那肯定不是这片大地的尽头。天边的云连着地平线，天阴着，只有这一块亮，像帐篷被撕开一道口子，云就特别清晰。它们既像是从大地上冒出来的，又好像是从天上落下的。但无论如何你都摸不着究竟。雾罩着这个早晨，雨有几滴好奇的，匆匆落下，地气于是愈发湿润清新。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这片湿地远要比我们认识它的时间长，那些发生在它其中的故事自然无声。这里也许就是天地一次无意的交汇吧，水和草走到了一起，经历了莫莫格这一段路，累了，要歇歇。于是鱼醒了，虫和蛙与过往的鸟激起共鸣，成就了一种生态，锻造了一种性格。《诗经》的笔作为美丽的陪衬，从不多情，只是露珠的留恋，让人充满爱的向往，于是“苇”成了这片大地上十里八乡很多女孩的名字。

几头牛在草地上想着心事，大眼睛久久看着远方，偶尔扇动一下耳朵。从更远处传来同伴的叫声，低沉、沧桑。

同行的伙伴分不清甸子和湿地，问我，我也说不好。我对它的认识始终是片面的。小的时候，眼前这片地上长很硬的蒿子、碱蓬、芦苇。甸子上偶尔有泡子，大小不等，却从不干涸。泡子里头的鲫鱼比河里的白。人们在这块地上开垦、耕种，打草、打鱼、打猫，甚至盖了房子。甸子热闹起来也就这几年的事吧。各种草，各种鱼，各种鸟，全来了。摄影师来了，科学家也来了。原来湿地和人一样，我认识的甸子只是某个阶段的湿地。它大概是时间最好的证明吧，时间的河流究竟是怎样流经这片大地的？兼葭苍苍，风翻动一片苇叶都是历史。我长久地呆立其中，品享这天赐之美。草木繁茂，有时凋零，但它终究比我们坚韧，那在衰草什么时候到来的新绿，它们又要去到时间的哪里？

一只白尾海雕绕着我们的头顶飞，叫得匆忙，让人不明所以，是不是它的窝在附近？我们举着手机录这群水鸟，它们在半空商量了一下，全都飞走了，投向南边一片湖面，远远地回望这里。这已经不是候鸟最多的时候了，三四月份，天还冷，丹顶鹤、天鹅就从南方过来了，大雁成群结队，阵容整齐，野鸭子不管不顾，一路吵吵闹闹。城里的湿地公园和这片水域相通，夜里总能听见各种鸟迁徙的声音，有时被这声音叫醒，仔细辨认，一时竟听呆了，觉得特别感动。

脚下的草从突然飞起一只蓑羽鹤，它头也不回地往东去了。这种鹤和白鹤在这里落户，坐窝孵化，它们一般不走，常年都能看到。跟它们在这争食的是成群的绿头鸭、白眉鸭和大麻鸭。这时候基本都到齐了。无数叫不上名的鸟一会儿藏在草丛，一会飞到树上，叫得你眼睛不够使，晕头转向，到处都是它们的影子，只是不知道有多少种，都叫啥。忽然有一只大鸨扑棱棱贴着地皮起飞，一路冲开水草。同伴一声惊呼：这个大！记得小的时候这种大鸟很多，那时候我们叫它“长脖子老等”，是说它很傻，总伸个脖子在那愣愣地看你，不知道飞。现在这儿的鸟又多得让我们眼花缭乱了。生态是个循环，鱼吃虫，鸟吃鱼，草打籽，籽喂虫，蛙儿声一片才是灿烂夜空。

一群羊在我们的前面走，看不见牧羊人，湿地景观路，仅容一车。我们的车慢慢地跟在羊群后面，人、车、羊都不急。天高地阔，草长莺飞，时光都在湿地的草丛里躺着，我们有什么好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羊群不见了，四处沼泽，它们能上哪呢。雨还是下来了，草愈发的绿，半空的云不紧不慢地走，百灵垂直停在半空，鸟鸣蛙鸣裹进了云层。风凉嗖嗖的，有点甜。



青麦煮香碗中夏

□孟庆芝

深情地吃

青麦仁，小麦饱满却未熟时脱壳的麦粒就是青麦仁。它是夏季特供的美食，初夏时节的馈赠，一年中仅有几天才能吃到这独特的风味，是时效性特别强的夏季美食。

初夏时节，走进麦田，风吹麦浪，层层叠叠。掐一把那些刚刚灌浆、麦粒青而饱满且有一定硬度的青麦，用火燎一燎麦芒，燎到整个麦穗有点发黑焦的样子，把麦穗放在两个手掌中间，然后对搓，一边揉搓一边用嘴轻轻地吹去麦壳，一粒粒绿色的青麦仁便呈现在眼前。青嫩嫩，翠滴滴，像一粒粒绿莹莹的小宝石。轻轻一嗅，缕缕青湿的麦香扑鼻而来，捏几粒放入口中，轻轻一嚼，麦浆便带着清香溢满整个口腔，牙齿上的青麦仁筋道、耐嚼、爽口，唇齿之间，青麦仁的香味无可比拟。

青麦仁粥是我每年这个季节餐桌上必有的美食。青麦仁粥做法非常简单，把大米和青麦仁按一比一的比例放入砂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熬制，其间经常搅拌，直至米汤变得黏稠。盛一碗出来，青麦仁和大米混合的独特清香直冲肺腑，那一粒粒膨胀饱满的青麦仁，在乳白色的米汤中若隐若现，犹如碧绿的宝石般晶莹剔透。舀一勺倒在嘴里，轻轻地嚼，且不说大米的软糯，单是青麦仁的嚼劲、爽滑就让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回味无穷，特别的清香立即在身体里散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青麦仁粥的那份清香，那份清甜，那种嫩爽，成为我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

青麦仁还特别有营养，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叶绿素、膳食纤维和α、β两种淀粉酶，具有帮助人体消化、降低血糖的功效，是一种高营养的纯绿色食品。《本草拾遗》中有记载，青麦仁既是食品也是药物，它可以辅助治疗多种疾病。

五月南风大麦黄，晴日暖风生麦气。夏季特供的美食，青麦仁的赏味期，只有短短的几天，这份清香，弥足珍贵。青麦仁粥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味蕾的体验，更是一种爱和记忆的表达。

紫槐婆娑

□任随平

心泉叮咚

紫槐花开，婆婆娑娑，若紫色的童话，垂挂在初夏的枝头。

看槐花，宜在晨起间。出得门来，拐过两个弯，穿街而过，便到了南山脚下。从阳台窗面望，南山就在眼前。南山多槐树，每年夏日槐花云蒸霞蔚，幻梦一般，若把窗框看成一幅画框，南山的景致恰好装进去，就是一幅别致的水墨，留白处，正好用来遐思。

而此刻，我已缓步在蜿蜒山道。风是顺着山道拐过来的，夏风微醺，带着香气，带着昨夜梦，暖暖的，从高处落下来，就灌进了脖颈间，在衣衫间游走，让人胸怀温暖。小坡广场的轻音乐与高处的鸟鸣相互应和着，我喜欢晨间的鸟声，它们就是纯净的音乐，清清凉凉，猛然间从高处的枝杈间滴落下来，落进仰望的眼眸里，落在草叶间，落在孩童奔走的身影里。如果鸟声能够折叠起来，我愿意折叠成一封封书信，寄给念想的人；如果鸟声能够收集起来，我愿意装进淡蓝色的盒子里，轻轻地，置于你的案头；如果鸟声能够落进梦里，我愿意是深夜的那一滴，滴落在你的枕边。

此刻，鸟声四起，南山的紫槐林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她们昨夜一定是做着梦入睡的，那串串槐花多像一枚枚别致的铃铛，轻轻灵灵，带着梦的潮湿，带着丝丝缕缕的倦意，还有几分可人的欣喜。阳光升起来了，大把大把的，穿过槐树林洒落下来，是梦落进了梦境里。甜美，恬静。

又有几分娴雅。摇曳着风铃的紫槐是娴雅的女子，一袭紫袍，婆婆娑娑，脚蹀处的草叶随风而舞，是卷起的裙裾，而那些在裙裾间攀爬而上的小虫，是运送阳光的使者，它们亦步亦趋，小心翼翼，背负着阳光与使命，把低处的热爱运送到高处，运送到她们的唇角。我静坐着，这样的时刻最是适合闲坐。“闲坐生风情”，喜欢水墨的朋友冷不丁在一旁说，而他，此刻手持画笔，在画板上怡然游走着，身边的水墨也在悄无声息地走上画纸。我不知道那一幅水墨会浸润他多少心思。此时此刻的他，正全身心地沉浸在一幅画的画境里。

这一刻，我多想有一杯茶，陪着他坐下来。龙井香气浓郁，配得上这景致，这娴雅，这心境。铁观音一开是淡了些，二开，又稍嫌浓重。至于毛尖，我觉得又多了一份茅檐低矮的古意。周作人喝茶，喜欢在瓦屋纸窗之下，喝的一份闲情。“一人得闲，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二人对饮，面对如此景致，我觉得还是喝古色古香的经年红茶为宜，不仅能喝出岁月的旧气，更能喝出一份关于紫槐的友情。朋友说，他的家乡紫槐满山野。我只知道紫槐“叶微苦、凉，具有祛湿消肿功效，主治痈肿、湿疹、烧烫伤。”该是一味药吧。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甜蜜的白槐花可用来蒸饭，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山家美食。

落日熔金，山野静美，本身就是一幅画，无须画笔，无须言语。

但我还是禁不住心中的热爱，将这些摇曳着的童话般的文字挪移到了纸上，一页馨香，一梦婆娑。

与一条河同行[外一首]

□北琪

一下午都在沿着这条河走
还是没能读懂，流水的言外之意
更没有破解它的密码

一条河，该有多么博大的胸襟
才能容纳那么多河流汇入
一条河该有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在
历尽千难万险后，仍一往无前

此刻与我同行的河，明天
又将是一条崭新的河流

行走中，我把心事托于
云朵，又被它
照进浪花，轻盈前行

溯溪

在溪水中行进的人
每一步都只能勇往直前
不允许有退缩的念头，甚至
没有迂回的空间

一朵浪花，不置身飞瀑
同样制造悬念
坚持面前，流水也甘拜下风
抵达终点，才有资格
回头，回望一条溪流

母亲的小黄花[外一首]

□冯冯

我掐下草坪上的
蒲公英
吹着
母亲说你吹早了
等它长出白色的柔毛团
就成熟了
种子才会到处飞
我看着母亲
把手里的小黄花别在
她灰白的鬓上

第一次给母亲剪发

母亲坐在
客厅的椅子上
低着头说
剪吧
剪得越短越好
窗外
海棠花开了
母亲的白发
纷纷落下
像云朵
像雪花
也像是
从她身上掉下来的烦恼

卡伦湖之夜

□笑然

影子不会落寞
有烟花、车灯、音乐
格外明朗的文字
透出心底的喜悦
因为爱着、信念
步伐一致，我们走来的时刻
卡伦湖，任心景辽阔出
美丽的模样

今夜，星星稀疏
渐隐又现的月牙，说起心事
最初的瞭望里
有谁开出花朵，有谁端坐湖面
将转身即逝的微澜
放在诗句里
正好，三五人合诵
声声入耳、入心

赏读
澄湖的表达，在微醺里荡漾
一半风在水上，一半圆缺的思索
于今夜，卡伦湖
岁月窈窕，相识、相知
明晰的轮廓，写满似芳草的幽香

说她体柔性情、惠洁兰芳，未敢稍加贬褒，个中道理，不言可知。王十朋《萱花》，“有客看萱草，终身悔远游。向人空自绿，无复解忘忧。”客游在外的诗人见了萱草，后悔远游，虽不明言，我们知乃是想起堂上母亲。中国人重孝，母亲健否安否？游子不知，安能不忧？萱草号称忘忧，她又哪能使人忘忧愁呢？

董必武有首写忘忧草的诗：“赠我含笑花，报以忘忧草。莫忧儿女事，常笑偕吾老。”诗中的忘忧草，就是俗称的黄花菜，又叫金针菜，最早叫萱草。相传，这些雅号来自一个故事：当年陈胜挨饿讨饭，吃过一户姓黄的农家母女蒸的一碗萱草花。后来陈胜称帝。他想起当年黄家母女的解饥之恩，便把她们请来帝府。欢宴之中，

忘忧草·萱草·黄花菜

□邢文国

陈胜请黄婆婆又蒸了一碗萱草花，谁知，他一尝便叫难吃。黄婆婆说：“饥饿之时萱草香，吃惯肉肉萱草苦。”一句话羞愧得陈胜跪地便拜。陈胜把黄家母女留了下来，专门栽培萱草，并将萱草改名为黄花。因黄婆婆的女儿名叫金针，加之黄花菜形似针，人们便起了一个“金针”的美名。

我的家乡由于土质肥沃松软，排水性能良好，出产的黄花菜叶长、色佳、肉厚、味香、营养丰富，配以荤菜香而不腻。黄花菜木耳炒鸡蛋是极普通的菜，北京的打卤面也常放黄花。黄花入药能安神活血、解热消毒、健胃利尿，可凉拌、炒菜、煲汤。家乡的黄花菜在全国品质鉴定会上名列同类产品之首，远销国内外，成为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对于黄花菜的采摘期与保存，当地农民在其花蕾未开的时候采摘，再经过笼蒸、晾晒或烘干等过程，使黄花干鲜适度，长期保存。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金菜采摘时。当星星和月亮正睡意朦胧，黄花菜地里便能看到头顶着蓄电灯光与淡淡的月光闪烁辉映的劳作图景，你能听到的是两手采摘黄花菜的脆响。这正是：月光金花两相映，晨露晶莹泛金光。主人采摘频频躬，昨雨今晴个儿长。

其实，黄花菜不只是“忧”的时候香，就是在生活富足得可以“忘忧”的时候，仍然是香的。因为黄花菜含有丰富的营养，用黄花菜做的菜和羹，味香色美，是席上的佳肴。用黄花菜入药，有消炎止血、清热镇痛、利尿消肿等功效。黄花的花粉清香飘逸，蜂盘蝶绕，是理想的蜜源植物。黄花的叶片可造宣纸，黄花菜能酿酒，黄花籽可榨取工业用油。

农家有谚：“栽种作物，黄花最易。”黄花是多年生宿根植物，根系发达，适应性强，抗贫瘠，耐干旱，不怕寒暑，成活容易，栽种的当年就可收菜。自古以来，黄花菜就是我国广为种植的土特产品。

过去，人们种植黄花菜只能分株移植，现在，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异花杂交育种和黄花籽育苗移栽试验，更便于种黄花了。

植物，根系发达，适应性强，抗贫瘠，耐干旱，不怕寒暑，成活容易，栽种的当年就可收菜。自古以来，黄花菜就是我国广为种植的土特产品。



在我家乡的初夏时节，无论在绿草地、小溪边还是山坡上，总可以看见生长着无数茂密的黄花菜，葱绿的叶从间突伸出数枝粗壮而墨绿色的花蕾，上面缀满绿黄色花蕾。花开时，花朵硕大，黄中带红，灿灿如火似霞。我喜欢她的样子，端庄典雅又不失娇媚，给人一种爽朗的感觉。她花开悦目而入菜怡人，虽然不如玫瑰动人，也不如牡丹艳丽，但却轻轻的，柔柔的，沁入我心扉，她就是萱草花。

直到念大学后，读到全本的《诗经》，“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痾。”谖草，指的就是萱草，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女子思念远方爱人的丝丝牵挂。爱而不能相见，只能背靠着秋树，对着空落的天空喃喃倾诉。如此的朝思暮想，这便是古来痴情的样子。这种情态，总会情不自禁地让人感动，让人遐想、慨叹。因为爱着的人总比无爱的人来得幸福，痴情的人总要比在爱里飘忽不定的人来得更为安然。

萱草又有忘忧草的美名。爱，却又没有办法和爱人相见，而生活的琐碎还要继续，为了心境的平和，只有忘忧才能做到。萱草，是那么的普通，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可我，却深深地爱着她，喜欢她鹅黄的、喷红的、丛生的剑叶和自然奔放的样子……不单纯是颜色使我产生联想，而是她携带了一身温情与诗意：印证了人世间永恒的缠绵；她将特有之坚韧、柔和宽博连接于神圣的母性；她是为爱而生的，是爱人的爱、朋友的爱、亲人的爱，更是母亲的爱。萱草是我们的母亲花。大约因为《诗经》中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背，北堂。）之语。后世之人常在北堂的院里树萱，古北堂一般为母亲居所，于是萱堂又成了母亲或母亲居处的代称。这种文化蕴含，使我们见到忘忧草时，又会联想起母亲。从前诗人咏萱，常